

因为我

韦如辉

午后,父亲斜卧在沙发里,一条腿吊在空中,拖鞋脱落到地面上,像一个搁浅在沙滩上的废弃物。一只个头不大的苍蝇,从他裸露的脚趾调头,顺着小腿、大腿、腰窝、胸膛、脖子,直捣鼻孔,父亲终于不能自己,深吸了两口气,响亮地打了个喷嚏。

此时,我正站在父亲面前,挡住了从窗外透射过来的阳光,以期让他睡个囫囵觉。可是,意外发生了,父亲不得不睁开双眼,惊愕地看着面前的我。

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,发出苍蝇一样的嗡嗡声,爸,我想跟您说个事儿?

父亲用三个不同的语调,连续“哦”了三声。显然,我的举动惊吓到了他。或者说,我的举动,足以令他感动意外。

平时,我很少跟父亲以这样的方式交流,即便不得不交流,我们大多使用愤怒的目光对视。母亲说,我们父子俩人,前生就是一对冤家。

父亲坐直了身子,用一只手拍了拍沙发上的空座位,手掌里立即升腾一股烟尘和怪味儿。他说,过来坐。见我没动,又用另外一只手召唤着,来,过来说。

我慢慢走过去,用一半的屁股轻轻坐下来,双手在夹紧的两腿间出着汗。

父亲扭过头,不说话,盯着我,等待我的事儿。估计父亲心里正打着鼓,是怎样的事儿?能让同样倔强的儿子屈尊啊。

爸,我是说,我不想上学了。我低下脑袋,看到父亲一只仿佛一生没洗过的脚,正往拖鞋里钻。由于常年劳作,父亲脚踝粗大,层层老茧坚硬如铁。

父亲问,为啥子?嘴里溢出的气息,粗鲁且呛人。

跟,跟不上班。我回答。

我等待着他的怒火,像火药一样爆炸。抑或重新回归到他脚上的那只塑料拖鞋,突然窜到他的手里,向我的头部发动猛烈攻击。然而,这些几

乎没有悬念的臆想并没有出现。父亲站起来,踢踢踏踏走进院子里的阳光下。阳光好得不得了,田野里的麦子正黄,空气中游走着庄稼成熟的

味道。他开始磨镰,刀片与石头的摩擦声,穿过院墙,将一树叽叽喳喳的家雀惊飞。我不知道,他是在为即将到来的午收做准备,还是故意将自己的不满和怨气,用这种独特的方式,故意放大到非常好的空气里。

当天夜里,骑着自行车的父亲,从没有水的河桥上摔下去,摔断了一条腿。扭曲的自行车车把,先他落地,又让他的三根肋骨扎到肺管里。

父亲身上插满了管子,氧气瓶咕嘟咕嘟地冒着气泡。母亲一直没有出声,只是一把一把地把身体里的水分捞出来,消耗到时间和空间里。

父亲捡了一条命,但繁重的体力活儿,时常让他气喘吁吁。

母亲说,孩子,你要对得起你爸,要不是因为你,他不会弄到今天这个样子。

事儿还要拐回头来捋一捋。

那天晚饭后,父亲顶着夜色,骑自行车到镇上,央求我的班主任黄老师,无论想什么办法,都要把我留在学校里。可是,在回来的路上,意外发生了。

父亲斜卧在沙发里,头顶覆盖着岁月的霜花。一条腿悬在空中,随着鼾声的起落而轻轻颤抖。

我站在从窗外透射过来的阳光里,冲着酣睡的他,深深鞠了一躬。

我考上大学,参加工作,生活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。

父亲已经老得不成样子,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肺气肿等各种疾病接踵而至,需成天撑着一根木棍,勉强站立起来后,也是气喘吁吁地走三步歇两步。

接他到城里住,他说什么都不干,态度之坚决,性情之倔强,超乎常人想象。“土都拱到脖子了,哪儿都不去!”他扭过头,冲着一地爬行的蚂蚁说。

我说,要不是因为我,您老怎么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!

他盯着我,突然厉声问,什么要不是因为你!我老了,你能挡得住!

我转过身,双手捂住眼。

母亲临终时告诉我,我不是爸亲生的,是她改嫁带来的。那一年,我刚刚一周半。母亲还说,要不是因为你,我不会嫁给他的,他的脾气太暴躁了。

吟哦
徐群
摄

扶 树

刘万勤

村里的黑蛋,出名的黑,在太阳下能黑得泛光。有人戏说,黑蛋是从非洲迁过来的。

他,从小就离了爹娘,没人连心,也没人教养,荒着长。好歹没有和那些“哥们”厮混,没有打呀杀呀那些事。如今,年近三十的人了,还没有对象,一人吃饱,全家不饥。心里不提气,慵懒常常跟日子耍脾气。分的亩把地,叫它随便长;半分菜园子,也葱不葱蒜不蒜的。有好心人说,这孩子家里要有个女人就好了。

日子浑浑噩噩地过,过得缺吃少喝难以度日,没办法,他到哪儿都顺手牵羊。菜园子一走,不是这家少几棵葱,就是那家少几个茄子;搭哪个地头一过,仄楞仄楞身,手里或有一把豆角,或有几个玉米棒。桃树下一过有桃吃,梨树下一过有梨吃。村里人种点东西都是金豆,最忌讳最讨厌的就是这毛病。受到骚扰的人家,心怀不满,但往往因东西不多,嘴张几张就不吭声了。也有忍不住发作几声的,发作归发作,出口气也就完事了。对他不满的言辞,一开始传到黑蛋耳朵眼里,还一扎一扎的难受,后来可能是磨出了茧就没了反应。人们提及他,索性只有一句话:人没脸,树没皮,百法难治。

亲戚曾经给他提过媒,可人家女方一打听,说他手不稳,不正干,遭人嫌,就给吹了。这一吹,就像吹灭的灯,再也点不亮。

那天上午,他家里待不住,顺手背张铁锹大路上走。走着走着,看到路边新栽的杨树苗,叫昨夜一场大风扯得东倒西歪,有的还全趴地上。他望着,心里乱糟糟的不是味儿,就跟树苗较上劲。先用手扶直,再挥锹周围培上土,歪斜的树苗就直直地站立起来。如是一棵一棵地扶,一棵一棵地培土,一棵一棵笔直地站立着。他正干得有劲,村主任乡里开会回来,骑个摩托车来到这里。一看是黑蛋在扶树,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,吱地刹车停住。他去开会时,发现路边的树苗被风扯歪的歪,趴的趴,急得直皱眉,没想到,这会子被人看趴下的黑蛋,却自发地扶起来了。不寻常,不寻常!他走到黑蛋身边,说:“你是全村唯一扶树苗的人,我要叫全村人都知道,都向你学习!”

黑蛋看一眼村主任,很震惊,对村主任的话,半信半疑。他想起去年一件事,那天他在玉米地头转悠,看好碰见村主任。村主任瞟他,说:玉米棒,又该不翼而飞了。毛病,你只管改改!他村主任,会说我半点好?

晚饭后,他巴岔个腿站院里,听猫一声一声叫春。忽然村里喇叭响了,很亮,震耳

朵。听听,是村主任的声音:“人不可貌相,海水不可斗量。今天,我代表村委会,表扬咱村一个人,他是谁呢?就是黑蛋。别看他脸黑,今天上午做的事,很阳光,对,就是很阳光。大路两边的树苗,被昨夜的大风吹趴了,他自发地……”最后还说:“他心里有树苗,有集体,有绿化,干了一件大好事。他还不计报酬,精神十分可贵,全村村民都要向黑蛋学习!”

嘿,是真的!黑蛋晃晃脑袋,心里乐开花。他觉得他黑蛋,不是原来的黑蛋了,像原本的母鸡,哧楞,天鹅一样,飞上了天。

他做了一夜梦,梦里全是喇叭声:“今天,我代表村委会,表扬咱村一个人,他就是黑蛋……”这声音,反反复复,把他浑身的劲,提到了头发梢儿。他一百个没有想到,他这样的人还会有今天。

天刚麻麻亮,他怎也躺不住,一反常态地起了床。三四天没洗脸了,他缸里打来一盆水,洗在脸上,好清爽。他又把下巴下衣服上的饭咯巴,蘸蘸水,狠劲地抠抠。走出门去,小瘸子看见他,扮个鬼脸,给他出个大拇指。他过去总跟小瘸子斗气,今天觉得他好可爱。前边有一个人肩背打药桶走过来,他一看,不是别人,正是村主任,忽然像个小孩子害起羞来。正要躲,村主任喊:“黑蛋。”村主任走近说:“麦地,打除草剂没有?”黑蛋压根没想起打,可是不好意思说。“走,现在正应时。”黑蛋跟过去。到他黑蛋的麦地,村主任兑好药,叫他背上药桶打。他打完了,村主任接过来再打他的地。这一回,村主任给他讲了,不但要灭田里的草,还要彻底消灭心里的草。他浑身一激灵,像簌簌地从身上滑落下了什么东西。

村里办起印刷厂,正招工,村主任第一个就想起黑蛋。黑蛋干活不干不说,只要干,都有个四六式。他还聪明,干活摸窍儿。他先干装卸工,在村主任鼓励下,很快进入了角色。

有村主任这样的不断加油,黑蛋就像一辆小汽车,扑上了路,就一股风地跑。他小日子过得好起来,前时还招来桃花运,小黑孩儿真的娶了个小白妮儿。结婚那天,村主任前面一站,做了他的主婚人。

一日,他正在厂里装车,村主任不知啥时候站在他的身旁。

“村主任,你有事?”

“有个事。”村主任说,“工艺流程要电脑操作,打算派你到县里参加培训班。”

黑蛋看着村主任的脸:“我……”

“我知道,你能行。”

